



木兰，一种属于女性的力量

□ 霜枫酒红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一首朗朗上口的《木兰辞》让木兰的巾帼英雄故事家喻户晓、美名远扬。

《木兰辞》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描写了一位女子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非凡经历。

今天，我们即使抛去《木兰辞》优美的写作手法，作品依然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它是关于“木兰替父从军”这个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正因为此，一方面木兰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木兰辞》产生时代、木兰是哪里人等诸多争议，至今不绝。

现存通行版《木兰辞》最早见于北宋神宗、哲宗年间文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据郭茂倩所述，《木兰辞》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不过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均不详。

郭茂倩将《木兰辞》作为一首民歌归入了《鼓角横吹曲》之中。所谓横吹，郭氏解释为“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也就是用来在军中奏响、鼓舞士气、适宜马上演奏的歌曲。与《木兰辞》同属一系列的还有《琅琊王》《紫骝马》《钜鹿公主》《慕容垂》等作品，它们共同展现了刚健尚武的英雄气概与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

北宋以来，不断有文人、学者加入到

《木兰辞》的研究中，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这些探索与创作推动了木兰故事的广泛流传，也使得木兰的形象逐渐变得多元与模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创作年代汉代说、隋唐说与南北朝说等，不过南北朝说因种种证据而相对更具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许可、赵从仁、唐长孺等均有关于《木兰辞》的深入研究。有研究者提出，《木兰辞》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是因为“木兰”本身即为姓氏，与鲜卑族的“穆兰”姓相通。有学者剖析战争场景指出，木兰从“黑山头”至“燕山”抗击胡人的描写，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有学者通过研究“可汗”等称谓判断，《木兰辞》初创于北魏时期，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

《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这样的诗句，木兰称呼皇帝为“可汗”。而当木兰十余年征战凯旋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时候的“可汗”变成了“天子”。这大概率是北魏时候才出现的情况。在北魏历史上，汉化改革逐步推进，一国之君的称谓由“可汗”演变成了“天子”“皇帝”。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木兰男扮女装征战沙场多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凯旋受到国君接见、封赏，让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当我们目光投到北魏时期，鲜卑族依然保留了部分母系氏族传统，女性的地位非常高，骑射成风，自幼习武练兵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像木兰这样具有军旅生涯的女性并非唯一。孝文帝时期还正式建立了女官制度。对于部分鲜卑族的女性特别是贵族而言，任武官官职是存在的。这在《魏书》《北史》《李波小妹歌》等文字中都有记载。

关于木兰形象的原型更可能是哪里人，文学界、史学家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法描述生动，似乎言之凿凿。例如，《河南通志》载：“隋木兰，宋州人，姓魏氏。恭

帝时发兵御戎，木兰有智勇，代父出征，有功而还。乡人为之立庙”。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说：“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历年以纪，交锋十有八战，策勋十二转。朝觐，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恳奏省视。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闺装，举皆惊骇。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卫兵振旅还，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媿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也。”

显然，历史上一些研究者的说法背后暗含着“华夏夷狄”的潜意识甚至偏见，如是论述就显得牵强附会。有研究者指出，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且不说北魏征战北方柔然，就算是隋唐发兵北方，大概率是不用从今天河南腹地征兵的。《木兰辞》中说，“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旦暮（早晨到晚上）的时空转换，让地处河南商丘的木兰骑马前行到晋陕之北的阴山战场是做不到的；再者，南北朝军事对立之际商丘更临近南部战线，北方战事需要从南线征兵基本不符合逻辑，南线空虚很可能会给南朝以出兵机会。因此，常理分析，木兰的出生地应该在北方。

今天，我们给木兰的画像越来越趋向清晰，北魏时期的北方鲜卑人。当然，对于一个源自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依然会有探讨，但无论如何，谁都无法改变木兰华夏民族女英雄的身份印记。正因此，木兰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中华女性第一符号的意义，无论是在电影、动画中，还是在戏曲、舞剧中，她代表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随时代、环境、经历、个人而改易，永远激励着人们面对人生、勇敢向前，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好“包袱”离不开生活

话题频上热搜，爆梗破圈传播，近期有两档脱口秀节目受到关注。年轻人为什么爱看脱口秀？是什么引发了观众的共情与共鸣？

受欢迎的语言艺术总是朴素的、生动的、可感的。我们的汉语言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丰富，不同的艺术形式也赋予汉语言旺盛的生命力。与相声、评书等曲艺形式不同，脱口秀是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脱口秀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从一开始，就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传播媒介的迭变联系在一起。近几年，长视频网站相继推出多档脱口秀节目，进一步将这一艺术形式推向大众。

透过近期热播的脱口秀节目可以看到，高水平的素人演员不断涌现，其背后是不少城市活跃着脱口秀俱乐部。演员在台下演出中积累经验，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打磨作品、积累人气。作品有极强的代入感，演员脱口而出的是消费体验、求职经历、情感生活等当代年轻人普遍的体验和关注点。一个个从生活中抖出的包袱，为当代青年提供了所需的情绪价值。无论是完整的节目，还是在短视频平台被广泛传播的精彩片段，脱口秀拥有大量的固定年轻观众，在看似不起眼的碎片化时间里，产生了滚雪球般的传播效应。

“每个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是脱口秀界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外卖骑手、毕业生、创业者、基层公务员、说唱歌手、相声演员、企业员工、法医……从今年的脱口秀节目内容中，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影子。脱口秀模式迭代、内容创新，呈现出跨年龄段乃至全年龄向的发展趋势，中老年素人演员陆续出现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更多的生活经验正通过脱口秀的形式得到表达。

节目中的一位视障演员，持续一整季讲述作为残障人士在生活中的一系列遭遇，以密集的爆梗告诉人们生活中那些不常被“看见”的角落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另一位在决赛表演中表现出色的演员，以“只要你勇敢地做自己，就总会有人爱你”的表达，触动评委和观众的泪点。脱口秀演员们通过作品展示他们乐观而努力拥抱生活的经历，传达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收获和积累的丰富鲜活的人生体悟，分享他们应对生活、与世界沟通的方法与智慧，以风格化的语言与叙事技巧为载体，让普通人的人生被看见、被提炼、被升华，提供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让观众在笑声中获得共情与抚慰。

作为一门年轻的、正蓬勃发展的艺术形式，脱口秀仍在不断完善中。消极拆解生活而不是积极建构生活的作品很难行之久远。自律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石，社会的公序良俗是艺术的底线和高压线。相信脱口秀这种扎根生活沃土的艺术形式，会在健康的艺术生态中持续激发出创新力，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将不断涌现。

据《人民日报》



网剧《边水往事》探索美学新范式

近年来，国产网络剧集以精品化的内容生产机制不断打破类型叙事的既有模式，在拓宽题材边界、创新叙事策略和提升美学质感等方面抵达新的制高点。网剧《边水往事》以极致的影像风格讲述了一段粗粝生猛的冒险故事。

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作品以极致风格化的影像系统改述了原著非虚构故事的叙事逻辑，打造出一个彻底虚构的故事世界——“三边坡”。

一方面，在保留原著主角沈星忆述式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但拓、王安全、刘金翠等群像人物的多重叙述视角，以丰富的叙述层次多维度展现陌生热带边境地带的斑驳复杂与野蛮残酷，契合冒险题材的情节未知性和故事传奇感。

另一方面，沈星的叙事动机在跨媒介叙事中完成行动逻辑圆润自洽的转换。与原著中略显痞气的沈星星机缘巧合踏入边水的动机不同，剧中的沈星走出国门，意在既谋得工作又与亲人团聚，在意外横祸与主动选择中完成从借钱还债、寻舅救人、守信打工到亲历血腥残暴后设法回国的逻辑闭环。这种基于自我欲求的主动性叙事动机既凸显沈星闯入诡谲情境的冒险色彩，又强化了异域闯入者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底线。

为了实现在架空的虚构性叙事空间中，既满足情节与场景足够猎奇带来超饱和和新鲜感，又能恰到好处地为观众预留相对安全的审美距离，《边水往事》打破生活流影像的视听感知惯性，以高饱和度的色彩基调和东南亚风情的建筑样式营造极具视觉表现力的叙事空间，呈现三边坡的异域性和陌生感。

对于闯入者沈星乃至作为局外人的观众来说，三边坡勃磨是动荡且疏离的，那么，创造超密集的细节真实打造现实肌理则是拉近审美距离的一种艺术策略。片中既打造勃磨语、西南方言和普通话等各地语言虚实交错的勃磨语言环境，又创造地方礼节、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等规则细节，更重要的是对各色人物生存境遇和命运归宿的格外关照，从而以多维度的全景细节建立似真似幻且感知清晰的三边坡社会空间，拓展艺术假定性的表达疆域。

对于冒险题材剧集来说，探索性和悬疑感是缺一不可的核心美学风格。

《边水往事》形塑美学范式之要义在于以空间推动叙事进程，在单元叙事的节奏框架下串联不同的故事和人物，通过强化勃磨各地的未知性营造整体节奏的冒险感。

当然，未知性既表现在情节的不可预测性，也有惊叹与唏嘘复杂空间里群像人物的不确定性。譬如心思缜密的猜叔、精神扭曲的郭立民、忍辱自知的王安全、残暴幼稚的毛攀、染毒的于樱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既合乎情理又出乎意料，是非曲直难以分辨。

在一众人物中，与其他人不同，唯有国际志愿者贾斯汀的价值负荷是正向的。贾斯汀惨死在毒贩枪下的命运和“向死而生、向善而行”的信仰也彻底激活沈星回国的决心。在鲜活立体的群像速写衬托下，主角的人物弧光被进一步放大，沈星逃离猜叔的不辞而别之举完成本剧的价值传递：善良和正直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品质。正如制片人张元欢所言，《边水往事》的成功，诚然得益于精雕细琢的叙事和镜头，更关键在于“向善”的主题主旨。

随着平台、观众、创作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创作环境，《漫长的季节》《狂飙》《我的阿勒泰》等爆款网剧层出不穷，网生剧集内容正向高质量发展高歌猛进——以开阔的艺术想象空间挖掘与观众同频共振的情感连接点和价值承载点，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拓展国剧美学新写法。

据《中国艺术报》

